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6.3.005

丁工 “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3期,第39-47页。

DING Gong, “An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of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Pacific Journal*, Vol. 24, No. 3, 2016, pp. 39-47.

从全球治理视角透析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意义与前景

丁工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07)

摘要: 中等强国合作体是由五个仅次于大国的中型力量强国,本着“志趣相投、凝合聚力”的宗旨自发形成的,意图通过集体发声、共同行动来弥补自身相比于大国单个能力的不足,进而成为影响全球治理改革进程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中等强国合作体成立之初并不被看好,但随着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表现日益出色,该国家集体对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战略意义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中,中等强国合作体一定意义上与七国集团和金砖组织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同七国集团、金砖国家相比,中等强国合作体是三者中最弱的一方,其功能和作用仍旧不够出彩亮眼,但它在全球治理中戏码增加、角色吃重的趋势已经形成。

关键词: MIKTA; 全球治理机制; 体系变迁; 多边合作; 新兴大国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6)03-0039-09

2015年7月2日,韩国议长郑义和出席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①首届国会负责人高级会议并致开幕词。在致词中,他提出“MIKTA应携手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谋未来愿景,通过构建超越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差别的伙伴关系,努力在全球问题日益突显和现有国际秩序面临重建的大坐标系下集聚智慧、凝结力量,进而成为主导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核心集团。”中等强国合作体由五个“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次级大国自

觉自愿相结而成,意在通过一致发声、共同行动,形成合力来弥补外交政策中竞争优势和单体能力的相对不足,达到改革现有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建立更加均衡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的目标。

2013年9月,当MIKTA首次以集体名义亮相时,并未引起国际舆论的足够重视,它的上行空间和发展前景当然也不会被看好。部分政情分析师甚至认为,“MIKTA不过是五个被大国精英俱乐部的高门槛拒阻,又无法满足金砖成员

收稿日期: 2015-09-20; 修订日期: 2015-12-0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14ZDA081)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本文还接受“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CW201417)资助。

作者简介: 丁工(1982—)男,山东济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 中等强国、全球治理、中国外交。

① “MIKTA”该名称是将墨西哥(Mexico)、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韩国(Korea)、土耳其(Turkey)、澳大利亚(Australia)五国英语国名的首字母排列组合所得的组词。

“准入”资格的尴尬个体,为获取国际社会的正视而寻求心理慰藉的场所,因而难堪重任、难成大器。”^①然令各界料想不到的是,在将近两年时间内,中等强国合作体不仅走过从横空出世、到初具雏形、再到渐入佳境直至日臻完善的跨越式发展路程,而且愈加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独具特色的政治实体和战略力量。

一、中等强国合作体的背景成因 及发展历程

中等强国意指那些虽不是超级大国或主体大国,但实力却显著超出一般中、小国家,具有一定战略辐射区间和相当权势吸附能力的地域大国,能够在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领域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自己开辟出适合本国国情的专精领域和折冲空间,具备较强地区影响力和较高国际认可度的国家。一般而言,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要素的国际社会里,民族国家是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本体单位,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议程、行动、目标和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治理体系结构和系统层次的单元要素。而体系内一流大国和超级大国作为最强大的形塑力量,在规制设计和开展治理活动中处于主体支配地位,它们的意向、承诺和行为直接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方向和治理机制的样式形态,故此也是影响、决定全球治理机制演化变迁的关键要因。^②

纵向梳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可知,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协商一致”的霸权治理,到西方七国集团“协调共识”的非正式论坛性治理,尽管治理机制的表层象征意义不尽相同,但深层的实质内涵却都是大国权力政治,体现的是大国单边裁决特性的封闭治理。因此,大国既是世界大变革的推动力量,也是国际关系大调整的基本动因,而中等强国则由于没有大国超群出众的天赋异禀,因此在全球治理体系演进中长期处于被轻视和忽略的外缘边角状态。然而,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闪亮登场并成功晋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促成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场域中

的地位和作用发生脱胎换骨的剧变。

G20是1999年9月由七国集团财长在华盛顿提出的咨商和协调机制,目的是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悲剧的重演,为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提供一个交流、商谈的平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才由部长级会晤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并顺理成章替换G8跃升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在G20中,不仅包括美、欧、日等传统西方大国和中、俄、印、巴等新兴大国,还吸纳了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韩国等数个中等强国。伴随G20机制的升挡,中等强国不仅站在全球治理的最前沿和制高点,晋级为加速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责任方,成长为给全球治理理念带来新意涵、注入新动能的国际力量。同时,中等强国作为一支之前几乎从未踏足国际政治舞台中央的利益群体,有益于使极少数大国说了算的历史趋于落幕,^③也有助于巩固二十国集团的全球治理中心地位。因此,中等强国的战略价值自然引起各方政治势力的高度重视和青睐,成为多股力量争先拉拢、示好的对象。^④

近期美国大力推行“多伙伴世界”战略,其用意便在于将诸多中等强国拉入己方营垒,以弹压后起大国不断升腾的活跃程度和迅速增长的影响力度。在前国务卿希拉里所遴选、评定的未来美国需要与之协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八大新兴支点力量中,除含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个新兴大国,也包括墨西哥、土耳其、南非、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2013年6月,欧美一些政策分析人士从维持西方霸权永固的角度出发,极力建议以七国加欧盟为主干、再配属澳大利亚和韩国两个中等强国筹组“民

① 丁卫“中等强国合作体渐成治理新力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3日,第B2版。

② 魏光启“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2期,第36-44页。

③ 程亚文“大国政治的搅局者”,《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0日,第A30版。

④ 鲍盛刚“世界走进中等强国时代”,《环球时报》2008年1月25日,第14版。

主十国”集团,以冲抵、消解金砖组织在二十国集团内快速增长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①此外,新兴大国也表现出对中等强国的足够重视,俄罗斯、印度、巴西在近期将与韩国、土耳其、南非、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的高度。2010年4月,金砖组织在四个既有成员的基础上又接收中等强国南非,成为金砖国家,表现出新兴经济体集团正在尝试糅合更多中等强国元素的意图。而据西方媒体爆料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都曾是外界盛传金砖扩容的“候补队员”,埃及、阿根廷、尼日利亚则同金砖国家擦出过“火花”,甚至连韩国也曾一度与金砖增补成员的身份传出过“绯闻”。

与此同时,作为一股独立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内聚力量,中等强国也认识到自身潜藏的强大能量,也努力借助G20平台在大国政治的夹缝中寻求更大的转圜余地和腾挪空间,意欲通过功能互补、错位合作来弥补抗压拒变的战略定力不足的软肋和克服治理全球的行事风格偏软的弱点。另一方面,随着G20机制内不同势力集群基于各自的位置设定和利益判断,大体上形成既存大国、新兴大国、中等强国以及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四块单元组团合作与竞争并存、借重与制衡共生的架构。^②其中,G7所代表的西方守成大国势力和由主要新兴大国组成的金砖集团都已完成机制化工作,形成旗鼓相当的两大利益群体。^③特别是金砖组织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令中等强国深刻体验了集群优势,认识到规模效应不足的短板需要补齐,中等强国有必要聚在一起、组团合作,力争成为大国不敢藐视的国际力量和政治集团。^④在此背景下,中等强国从金砖国家、七国集团等已经实现政治结构和会商机制常态化的世界大国组团合作的成功模式中受到灵感启发,开始有意识地自发、自觉进行相互间聚合抱团,力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各项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以便它们有尊严地与大国比拼、抗衡。

2010年11月,韩国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就大力推动集团里的中等强国联合起来进行再集团化,试图通过相互抱团、筹谋组建“中强

集团”的方式推动彼此间横向联合,以便与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在G20内形成某种必要的均势平衡,从而构成“三足鼎立”之势。^⑤韩国的倡议得到多个中等强国的积极响应。2013年7月,有韩国媒体爆料称,“韩国政府日前正同澳大利亚、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核心中等强国进行协商,研拟成立内部暂称PMP集团(Pivotal Middle Power Group)的中等强国多边合作组织,以便在国际舞台上加强身处相似境遇各方之间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策协助和立场协调”。同时,该报还透露,“韩国外交部已设立外务长官特别通道对专案进行讨论,并着手考虑组建以部长助理为团长的中等强国专项工作组”。^⑥同时,韩国政府还计划以外务长官尹炳世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为契机,正式组建以五个中等强国为基体和班底的国际论坛机制,而随后MIKTA集团的成立则明确无误地印证了此前消息。

2013年9月25日,韩国外务长官尹炳世在出席68届联大会议的空隙,联络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墨西哥外长举行首次中等强国合作体外长会晤,象征着中等强国合作集团宣告成立,并且按照五国英文首字母依序串联给新机制命名MIKTA。^⑦紧接着2014年4月17日,墨西哥作为首任机制协调人在墨西哥城主持召开第二届部长会议,商定MIKTA部长级会晤机制常态化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落实分步责

① [美]戴维·戈登·阿什·贾因“美媒文章用‘民主十国’替代八国集团”,新华网,2013年6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20/c_124883656.htm。

② 杨洁勉“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与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第50~60页。

③ 何亚非“中等强国力量增强与全球治理”,《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5月12日。

④ Rizal Sukma, “MIKTA: What Does It Want?”, October 24, 2013, 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10/24/mikta-what-does-it-want.html.

⑤ 庞中英、王瑞平“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第57~68页。

⑥ 郑颖“韩国拟携手‘中等强国’组建新国际组织”,环球网,2013年8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9/c_125144953.htm。

⑦ Alex Oliver, “MIKTA——Where Middle Powers proudly Meet”, November 28, 2013,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3/11/28/MIKTA-useful-whether-middle-or-pivotal.aspx.

任人的议题。^① 2014年9月26日,五国外长再度在纽约聚首,共同就地区反恐合作、海上通道安全和拟定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等事项进行商议,会后还发表敦促朝鲜改善人权状况、放弃核武研发重返谈判桌,以及为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技术和医疗援助的联合声明。2014年11月15日,在布里斯班G20峰会期间,五国外长召开第四次外长会议,着重讨论了灾难预防、应对极端主义威胁等议题的具体合作项目,并一致同意加强MIKTA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的作用,就政治层面、财金对话和经贸合作领域的对策进行磋商和交换意见。^②

2015年2月27日,第一次MIKTA高级官员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MIKTA五国副部级高官与会。主持会议的韩国外交部次官补(部长助理)李京秀表示,此次会议不仅盘点了MIKTA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还讨论了今后活动方案的实施细则和指导意向,以及敲定紧跟着5月将在韩国举行MIKTA外长会的提请议案,并就会议准备事项的详细清单形成通识性决议文件。2015年5月22日,五国外长再次在韩国首尔碰头,会议决定将推进成员国学生、媒体人士、专家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同时还提议建立五国议会层面的常设性、例行性高峰交流机制。2015年7月2日,韩国国会会长郑义和发起首届MIKTA议会负责人会议,从而进一步拓宽MIKTA合作渠道、丰富了交往内容。

综上所述,自2013年9月中等强国合作体诞生以来,该机制已经举办过1轮议长会、5届外长会议、2次副部级高官会以及数轮智库学者、工商领袖、民间活动家层面的对话论坛和圆桌会议,组织了多项具有较强新闻“曝光度”和现实“可见度”的跨国活动,形成官、商、产、学、研多轨并行、诸方联动的运作模式,初步建立起相对稳定、颇具规模的制度化、程序化组织实体。^③

二、中等强国合作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困境

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等

强国群体从全球治理中超然物外的旁观者向主动引领的建设者转换,更重要的是,随着相关规划设计的次第出台,MIKTA已初步能够将之前散落的单体聚合,归拢成颇具主心骨和向心力的战略集合,因而具有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④ 概括而言,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影响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为传统守成力量与新兴崛起力量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大部分西方舆论一直充斥、弥漫着担忧和提防金砖集团的论调,担心金砖组织成为挑战乃至颠覆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革命性”力量。照理来说,两大集群早已经不是此消彼长的“对冲关系”,也不是你失我得的“零和游戏”,更非大国集团对立的“两极政治”。欧美国家不应该再沿用对抗思维来窥视和揣测金砖组织。但由于双方在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冲突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股权转让、份额配属等问题上出现摩擦和分歧,甚至一定范围内显现利益敌对和矛盾升级的迹象,形成两大派系之间明面交锋、暗里较劲、互为敌手的状况。比如,俄罗斯在近年因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而多次遭到西方集团的轮番“炮轰”、联手“围攻”,不仅导致已经处于低潮的美欧与俄罗斯关系再度跌入低谷,也一定程度上牵连、影响到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之间的联络沟通。事实上,当七国集团发表批评、指责俄罗斯有关乌克兰、叙利亚政策的强硬言论之时,金砖国家对俄罗斯则更多地投以理解、同情的柔和“目光”。

另外,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实际上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

^① Haci Mehmet Boyraz, “Coming Closer via MIKTA: A Start for Economic Corporation”, March 28, 2015, <http://www.self-growth.com/articles/coming-closer-via-mikta-a-start-of-economic-corporation>.

^② 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Why MIKTA”, December 16, 2014, <http://dfat.gov.au/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mikta/Pages/mikta.aspx>.

^③ 韩锋,“MIKTA——国际社会的新成员”,《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6期,第33-39页。

^④ 丁卫,“中等强国的变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43-50页。

的两个方向,其中作为既存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获利者,守成大国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主导权和支配权,势必会想方设法推迟、拖延改革进程或者拟设、圈定改革底线,以最大可能地维护其既得利益;新兴大国则是体系中实力不断上升的后起国家,是具备势能和容量成为世界体系核心的势力,希图借助全球权力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分化重组的良机,改进现存国际治理机制以扩大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成员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因此,两股力量强弱消长的变迁是决定未来国际战略走势和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动因。相较大国而言,中等强国的雄心抱负更为“低调内敛”,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格局变动产生的冲击、震荡效能,以及与各方利益群体迎头对撞的接触面相应较小。^②这样的地位处境决定中等强国兼具保守与变革的特殊双重身份,在各方看来是可以接受的、温和的建设性力量,故而遭遇来自外部的阻力和敌意相对较轻,能够左右逢源于既成势力和追超势力之间,在大国相互博弈掣肘的缝隙中寻找转圜之地,以补缺大国较量、碰撞而耗损遗漏的权力空位,一定意义上成为缓和后起大国同现存大国对立情绪的“调节器”、“润滑剂”,显示出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价值。

第二,打破传统二分法思维,组团模式展现包容性、多样性的特点。在当下全球治理体系中,尽管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全球性多边对话机制,但总的来说大多是按照出身成分划线进行组团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的当属由美、欧、日等国组成的七国集团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面目出现的金砖五国。^③就两大组织的行为特征、原则特性而言,金砖国家立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利益更为接近甚至一致,七国集团则偏向于倾听、关照发达国家的呼声、诉求和态度感受。而中等强国合作体的建立是首个没有大国参与、完全由中等强国依照自己行事方式和政治意愿操作的全新机制,标志着全球治理角色多元化、结构扁平化翻开新的篇章。更重要的是,此种分类、编组模式破除了国际多边机制长期

以来不是发达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分界限,拥有进一步发展成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平台的潜力。从成员国政治理念倾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准的国情背景来看,MIKTA五国包括富裕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全球治理主流机制更多按照发达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的成分属性进行划线归类的惯常组团模式,MIKTA破茧而出则意味着一种成功破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边界的新生力量加入全球治理体系之中。

事实上,比对五国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积极“鼓吹”中等强国抱团的韩国便是极好的例证。韩国经过60多年现代化发展,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一直以来在国家位置的设定上总是面临含糊摇摆的窘境。^④一方面,韩国自1996年便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接收为全权正式成员,从而赋予发达国家的特征标识,同时韩国还是美国的盟友,与欧盟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西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但另一方面,由于韩国作为一个后起的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的看法和主张上同传统欧美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本能性和异质性区别,许多国际评估机构也倾向于将韩国归类为新兴经济体。因此,韩国这种可南可北、亦南亦北的特殊地位,导致其设定国际位置时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同为经合组织成员又兼有发展中国家属性特点的墨西哥和土耳其,以及身处亚太、心系欧美的澳大利亚等都曾遭遇类似韩国尴尬处境的困扰。^⑤

^① 黄仁伟“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当代世界》2013年第2期,第2-5页。

^② Bruce Gilley, “The Rise of the Middle Pow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2, 2012.

^③ 1997年后俄罗斯虽加入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成为八国集团正式成员,但在一些事关经济、发展等核心问题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中,俄仍被排除在外,因此八国集团机制依然是由西方七国集团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被踢出八国集团,进一步导致俄与欧、美之间的猜疑和敌视情绪加深。

^④ 宋效峰“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7-13页。

^⑤ 董向荣“回看朴槿惠前半任期”,《世界知识》2015年第18期,第27-28页。

而 MIKTA 的成立使传统东西方、南北方之间的政经集团分野趋于模糊,也给同类国家寻求对外战略布局的精确定位提供了绝佳平衡点,故此种组团模式堪称全球治理语境下兼具独创性和开拓性的全新范式。

截止目前,MIKTA 五国的经济体量之和已经接近 6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 7.5%;人口规模高达 5.2 亿,相当世界人口总数的 7%;对外贸易总额占据全球的 8.5%。^①毫无疑问,随着 MIKTA 作为一个趋向整合的实体,在 G20 机制内开始扮演独立于“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外的“第三极势力”角色,其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分量和功用必将逐渐递增、愈发加重。尽管 MIKTA 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初露锋芒到声名鹊起的飞跃,但距离他们预期的战略目标依然存在较大的改进和提升空间,未来能否承担独当一面的职责和角色还是待解的“悬念”。因此综合来看,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MIKTA 联合体机制仍将面临如下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组织化、机制化程度仍然偏低,整体性作用略显单薄。坦率地说,MIKTA 目前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的机构性多边组织,其功能化、实体化程度以及凝聚力相较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更为成熟的组织而言,还欠些“火候”。^② G7 机制通过联络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结成正式机制+非正式论坛融通互嵌的复合体模式,实现系统规划与议题互动的交合对接,以图克服、弥补因缺少常设职司机构带来的弊端和不足。同时,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储备安排相继建成、落地生效或处于酝酿筹备之中,以及相关后续工作有条不紊地依次展开,意味着金砖组织的建章立制工作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③ 与之相比,MIKTA 虽然搭建起以议会党团、行政机关、工商实业等各领域、各界别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运行架构,初步形成政经互动、官民并举、颇具声势的实效治理机制。但实事求是地讲,MIKTA 目前尚且停留在寻找同一性和常规化合作的层次上,并未充分展现出群体优势和集成效应,更谈不上将中性色彩的愿景潜能转化为

改良革新的政策行动和多赢、共赢的现实收益。实际上,眼下五国在是否设立专职秘书处、如何廓清和厘定轮值主席国及对应办事机构的业务范畴与职能定位等议题上便存在一定的异议、分歧。因此,MIKTA 要想达到与 G7、BRICS 同台竞技、比肩而立的高度,稳步有序地推进内部机制的实效化和针对性建设将是不能回避的当务之急。

第二,缺乏过往前例可循和现成经验可鉴。综合来看,作为全球治理场域中的新生事物,MIKTA 在治理全球事务上,无论是相比驾轻就熟的七国集团,还是起步晚、进度快的金砖国家,都属气场派头和气度章法略逊一筹、稍显稚嫩的新手。^④ 一方面,脱离大国基因完全由中等强国自主打造合作品牌的方式之前未曾有过,故此对于 MIKTA 五国而言,没有全球治理发展经验和成功套路可以复制或者仿照,一旦碰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便难觅现成的破局答案和有效办法,只能依凭五国凝聚聚力、谨慎应对自行加以解决。另一方面,MIKTA 浮出水面,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结构,这就要求组成中强集团的五国对各自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方位和影响作用进行重新定义,而这对习惯于承担区域大国职责或长时间扮演单科分项冠军角色的国家来说,无疑又是一项颇费思量的复杂系统工程。以韩国为例,尽管“手脚”不再被两极格局束缚,其对外战略取得斐然成绩,但韩国政府仍要将主要的外交精力和战略势能集中到如何解决半岛事务以及妥善处理与周边四大强国(中、美、日、俄)的关系方面。换言之,韩国如果想把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构想付诸实践,必然需要修

① “MIKTA 成员方概况简介”,中等强国合作体官网,http://www.mikta.org/2015-07-21。

② 金灿荣“未来世界的六大挑战与中国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4-107页。

③ 李东燕“峰会外交、全球治理、中国角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0日,第2版。

④ José Antonio Meade and H. E. Yun Byung-se, “MIKTA as a Force for Good”, May 14, 2014,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se-antonio-meade/post_7360_b_5152411.html?ir=WorldPost&utm_hp_ref=world.

正或抛弃之前过分在意自己利益和片面追求自身安全的略带狭隘思想的行事风格,转而树立起更具大局意识、全球情怀的视野和观念。

三、中等强国合作体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价值涵义

借助 G20 跃升为全球治理首要平台的黄金机遇,中等强国步入国际政治的舞台中央,象征着全球治理发展的历史性突破。而与之相伴,中国已从改革开放初期努力融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追随者”,转变为如今迈向多极格局中重大国际议题的“引领者”。^①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如果要想引导和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②在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中发挥更大、更负责任的作用,不仅需要促成与既有大国的同心协力,还要加强与中等强国的密切配合。可见,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中国与 MIKTA 具有较强的利益趋同性和理念相似性,从而决定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综合来看,中国和中等强国合作体五国在如下方面具备合作空间和潜质,并易于形成观点共识。

第一,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体成员看待和改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基本角度、思路和方向存在相近性或一致性。尽管中国与 MIKTA 五国对改革全球治理秩序的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总体盘面上,双方都追求公正、合理的非歧视性国际制度规则,强调渐进而连贯地改革现有制度体系和国际规范安排。两者都认为对全球治理需求的加大与国际制度的供应不足,构成当今世界治理改革的动能和张力,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渐成大势所趋,并已处在机遇冒现和暗流涌动并存的历史转折点。^③中等强国合作体成员虽然并不完全认同或接受政治多极化,但基本上都是经济全球化和治理结构扁平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故而普遍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和主宰全球事务的传统权力政治模式。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发展方向的总体看法——“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

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④,也往往能够赢得中等强国的支持和赞赏。更重要的是,中国和中等强国合作体五国皆非现存体系的“当权派”和利益既得者。相对西方守成势力而言,两者都是赞同调整权力分配规程的“改革派”。事实上,作为既得利益代表的 G7 即便并非铁板一块,各成员国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利益分歧,可是它们在打压中国这样的新兴力量、维持强权秩序方面仍有着相当大的共识。而中等强国一般不会抱持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的陈旧观念,在建立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关系现实的话语平台和运作体系上,存在同中国合作提出新思路、采取新举措、打开新局面的共鸣点和能动性。

第二,G20 是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体五国开展全球治理合作的首选平台。尽管作为首要治理机制的 G20 还远不够完美,但“合并同类项”后却能够发现,G20 是既有组织中实现公信力和有效性最大公约数的特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G20 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体系结构作出最好诠释的国际组织,也是一个可以更加有效地行动起来应对各种现代性难题挑战的多边机制。事实上,中国与 MIKTA 五国都是借助 G20 平台的成立,才有幸参与到全球治理核心进程之中。G20 机制也为中国和中等强国与其他主要大国,或组织集团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会商渠道。由此,中国和 MIKTA 五国都非常倚重和珍视以 G20 成员身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

^① 时殷弘“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优化和战略审慎问题的思考”,《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6期,第1-5页。

^② 张蕴岭主编《中国与世界:新变化、新认识与新定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6页。

^③ 王玉主“新型亚太伙伴关系——困境与机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第A6版。

^④ 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1版。

会,从而都对依托 G20 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表现出极大热情和意愿。^① 双方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现实中,都强调并力行做大做强、做实 G20 全球治理首要载体的地位和属性,都主张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列为 G20 治理实践的优先议题,也都赞成在分享发展机遇、共享发展成果的原则基础上,将促进国际社会公平公正、增进各国人民利益福祉作为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都倾向于将 G20 的治理范畴侧重或限定于经济事务和财金领域,避免因过度涉入政治或安全事项而干扰本源正题,以致泛化、弱化 G20 机制着力的主攻方向和“本职工作”。^② 从具体议题和实际操作层面上看,中国和 MIKTA 五国都主张通过落实 G20 峰会的成果共识,来增强世界银行集团(WB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专司财经业务机构的发展职能,两者原则上也都赞同按照 2010 年 G20 首尔峰会上达成的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投票权、持股权进行份额转移分配的改革方案,都对该项决议草案因在某国议会一度搁浅而致方案经历“流产”风波极为不满。^③

四、结 语

客观来讲,在当前及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中等强国联合体作为一种全新的论坛型国际合作机制仍将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其创制之路还将面临缺乏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以及如何做大做强机制等难题的挑战和考验。因此,未来 MIKTA 机制究竟能够走多远以及对国际经济治理真正可以发挥多大的实效作用,是成为一个与 G7 和 BRICS 并驾齐驱的国家组合行为体,还是沦为仅停留于务虚层面、类似“清谈馆”式的制度泡沫,最终能否克服不利因素的搅局干扰而成为全球治理棋盘上的优等玩家,仍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观察来实证和检验。但无论如何,作为国际社会第一个成建制的中等强国合作模式,MIKTA 都以其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将全球治理带入新局面,不仅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摸索

前之路增色添彩,也为以后进入中等强国圈次的其他国家产生参照示范效果,故此国际社会都以一种期许的眼光看待和注视着 MIKTA 机制的做深走实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与中等强国合作体五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结成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的合作伙伴倾向。中国可以考虑在立足金砖组织的基础上,将 MIKTA 视作可以团结和争取的“统战”力量,增强彼此间在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机构中的沟通、协调,有助于中国规避和减轻在全球治理改革中面临的外部阻力和战略压力,进而赢得更加宽裕的回旋梯度和腾挪空间。

编辑 肖琳

^① Jose Luis Bernal, “MIKTA to Raise Middle Power Voice”, The Korea Herald, April 20, 2014.

^② 黄薇 “G20 峰会助力经济增长与复苏”,《瞭望—新闻周刊》2014 年第 46 期,第 8-9 页。

^③ 陈东晓 “中国的主场外交——机遇、挑战和任务”,《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4-16 页。

An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of Middle Power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Governance

DING Gong¹

(1.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7 , China*)

Abstract: MIKTA is made up of five middle powers with the spirit of “like-minded , affinity cohesion” , banding together into a single informal grouping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ability of a single country , then to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 MIKTA is not optimistic , yet its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because of i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is field. Currently , as the main plat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backbone of deciding international future order , the G20 constitutes of three components , which is G7 , BRICS and MIKTA. Generally speaking , G7 and BRICS are two wheels of maintaining the G20 driving. Although MIKTA possesses considerable economic importance , but not as much as the global heavyweights in the G7 and BRICS. The success of G20 is based on the foundations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and organic unity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of countries , which makes MIKTA well-placed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and G20 work as well as to facilitate solutions to global challenge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requires such an initiative and an increasing role of middle powers.

Key words: MIKTA;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system change; multi-cooperation; emerging power